

有趣的故事



课外名篇

小学版

主编……》 王安忆 梁晓声

经

明

事

外

课 外 名 篇 小学 版



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趣的故事/向甲,张斌,邱偲偲选编.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4

(课外名篇·小学版系列)

ISBN 7-5404-3066-4

I. 有… II. ①向…②张…③邱… III. 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世界 IV.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7278 号

课外名篇·小学版·有趣的故事

选 编:向 甲 张 斌 邱偲偲 插图:徐 锋
责任编辑:陈新文 唐 敏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赤新路东南侧 邮编:410001)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00,000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404-3066-4/I·2006

定价:14.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主编……》王安忆 梁晓声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事

故

的

趣



最初的故乡是书本

——《课外名篇》系列总序

梁晓声

这是一套为中小学生们选编的文学类课外阅读丛书。是为他们，不，同学们，是为开阔和丰富你们的课外阅读视野而做的一件事情。

你们一升到高二，便开始分科了。有的同学归入了文科班；有的同学归入了理科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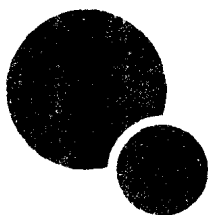
但是你们啊，切莫以为这套丛书仅只是为文科班同学选编的，对理科班同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因为，高考虽有文理之分，人却不应一生按高考的区别而活着。也就是说，人不分男女，不论所获是理科学位还是文科学位，多少有一些文学的修养，定比没有要可爱。何况，文学中不只有“文学”，还有其它“营养”种种。正如粮食里不只淀粉，还包含有别的维生素。

一个有读书习惯的人，是善于将安安静静的阅读时光当成一种享受的。会觉得比饱餐美食更是一种享受。会觉得比“泡吧”或沉湎于网络聊天室不能自拔更是一种享受。

有此体味的人，与他人是不太一样的。

他深谙生命有时多么需要孤独一下的道理。那时他以书为伴，一卷在手，仿佛与良师益友避开着喧闹，倾心相谈。自然，是值得一读的书。



而这一种享受,是要从学生时代便有所领悟的。正如好习惯是从小养成的。

同学们,我曾为你们写过一篇短文——《读是一种幸福》。

这套丛书将教你们体味个中幸福。

据我所知,同类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由王蒙和刘心武两位作家主编。高中之小说部分,还收录了我的《同学》一篇。

所以,湖南文艺出版社诚邀我作主编,并请我写序时,我是很迟豫的。及至详阅了他们寄来的目录,我不再顾虑什么,表示主编可作,序也愿意写。

因为两套书的篇目是很不一样的。

多出一种同类书,也好。

文科的,已买了前一套丛书的,家里经济条件宽余的的同学不妨再买这一套,相比较地阅读,阅读视野不是就扩大了一倍么?

家里经济条件拮据的同学,也是可以向买了的同学借读呀。

我十分尊重爱书的人其书自珍的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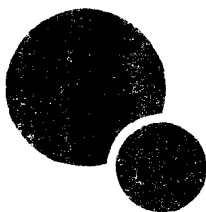
但我是提倡一人有书,朋友可读的。只要借书的人爱护书,常借常还就行。

我曾多次到中学和大学去与同学们座谈。

同学们往往提出这样的要求:给我们列一份读书单吧!

那是我们根本列不出来的。

在书店里,我置身于书的海洋,连自己也常感顾此失彼。我甚至认



为,那样的一份书单,已非今日之某一人所能开列。

现在好了,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为同学们选编成了这一套丛书。

这一套丛书是他们集中了几位优秀的编辑力量,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时间才确定篇目的。目录上有几篇及作者,对我也是陌生的。

我在是初中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也没听任何人谈过林语堂、徐志摩、梁遇春、沈从文、张爱玲。那时,国内是不出版他们的书的。连图书馆里也没有。现在,同学们不但能读到他们的书,以后上大学,还能在课堂上一一起与老师分析之,欣赏之。

同学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学,相对于我们那一代是完整的,而非残缺的。

同学们是幸运的。

人类的文字之运用于文学的写作实践,是最符合人性的实践,也是最能揭示人性之丰富细腻的内容的。

文学使文字不朽。

高尔基说:“书籍包含着我们的先人,以及我们同代人的灵魂。书籍似乎就是人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本身事业的谈论,就是人类心灵关于生活的记载。”而一位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则是:“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

同学们,为自己拥有那一“故乡”而读这一套书吧!

尽管我们都不会愚蠢地梦想当皇帝……

2001年4月5日于京

CONTENTS 目录

大灰熊在跟踪 001

老狼洛波 012

森林主人 031

会飞的人 043

九个中间挑选哪一个呢? 055

蛇宝石 066

山羊兹拉特 072

足智多谋的菲泰 082

红棕色头发的小矮人 095

魔法大师莫吉斯和他的四位表兄 103

生肖的传说 112

CONTENTS 目录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120

三个护身符 124

动物丈夫和魔法城堡 141

盖吉兹的戒指 146

会飞的大船 157

建筑在金柱子上的城堡 167

面对敌面

詹姆斯·霍斯顿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他先在家乡学习艺术,后去巴黎、东京深造。随后十二年间,主要负责介绍有独特风格的因纽特艺术,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同时为成人和儿童撰写小说,并自绘插图,他的作品有《爱斯基摩人的传说》《白衣射手》《冰火》等,此外,他还是电影制片人、剧作家和艺术指导。

妙语锦囊

不面临真正危险的考验,谁也不会知道人具有何等的力量和勇气。

大灰熊在跟踪

乌皮克和皮托霍克是两个因纽特孩子。父亲过世了，他们不得不为家里的人挣吃的，否则就只有挨饿。上年秋天，他们的祖父射杀了一头鹿，却无力运回家，只好藏在那儿，藏鹿的地方很远很远。但这两个孩子是他们的母亲、祖父和两个年幼的妹妹的惟一希望。他们找到了那头鹿，但在漫长的归途中受到了长爪灰熊的跟踪——这家伙也是饥肠辘辘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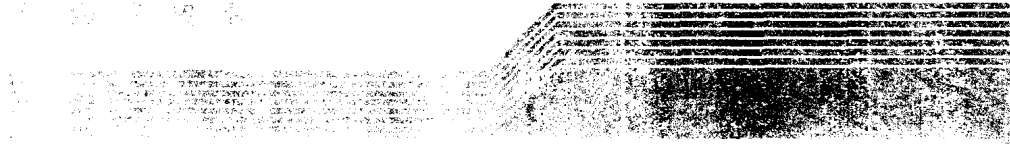
夕阳越来越红，缓缓下沉，与一望无际的白色地平线相接。皮托霍克回头一望，不禁在死鹿的重压下呻吟了一声：“那头长爪兽还在跟着我们哩。给它一条鱼，赶快转身扔给它！”

乌皮克照办了。皮托霍克又望了一眼，随后放慢了步子。“它正在躺下来哩，”皮托霍克喘呼呼地说，“鲑鱼已吃光了。现在好像是要睡啦。”天在变黑，皮托霍克累得高一脚低一脚。“靠着，”他哼哧地说，“扶我一把。我得勉力翻过下一道雪冈，长爪灰熊才不会看到我们停下来造露宿房。”

大熊看不见他俩了，皮托霍克瘫在地上，听任死鹿落在雪地上。乌皮克想扶他起来，但皮托霍克已是精疲力尽，几乎都站不住了。乌皮克用雪刀砍出一个墓似的浅洞，他俩把死鹿推进去，小心翼翼地用雪盖上，然后在上面建了个宿营房。

一进到房里，皮托霍克就将一块雪砖牢牢地楔紧，想把入口封死。“我们来分吃这最后一条鱼吧，”他说，“我还从没这么饿过、这么累过哩。”

就是在吃东西时，他俩也全神贯注地听着，不过没有听到大灰



熊的动静。这段可怕的路程把乌皮克累垮了，她连自己那份鱼也没法吃完。他们裹进鹿皮袍子里，睡着了，全然不知那头大灰熊是否会让他们活到第二天黎明。

皮托霍克醒来后说：“天气变了。空气中有种春天的潮气，你闻得到，感觉得到吗？”

他轻手轻脚地割开挡门砖，爬到外面。乌皮克跟着他。大地上笼着铅灰色的雾帐，沉沉地罩在雪上，简直是伸手不见五指。那头大灰熊也许离他俩很近，也许离得很远。

皮托霍克把死鹿挖出来，把露宿房的入口开大些，把冻住了的鹿推出来。

“长爪熊！它在等我们哩！”乌皮克低声说，声音中透着恐惧。

皮托霍克抬头一望，看到大灰熊的黑色轮廓，它正站在那儿盯着他俩。隔得不远，它宽阔的脊背上银色的霜珠闪闪发光，硕大的双肩上粗毛竖起，就像是无数根针插在上面。

“我现在开枪打它，行吗？”皮托霍克悄声问姐姐。

“不行，”她说，“不行，这是最后一颗子弹，我担心它一炸，响声反而激怒它。”

“那就赶快，”他叫起来，“帮我把这只死鹿放到背上。我拿不准今天我还能驮多远。我两条腿软得像棉花。不过，我们总得把它弄回家。”

灰熊的大脑袋前后摆了几下，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声。这家伙离得可真近，乌皮克第一次看清了它那又尖又长的爪子。它摇摇摆

摆向他俩走来，爪子在雪地上留下道道深痕，两只铜铃似的黑眼睛盯着他俩的一举一动。

“把我们的鹿皮睡袍留在房子门口，这也许能蒙住它，”皮托霍克小声说，“如果它走进来，就一定会闻出昨晚放死鹿的地方，它也许呆在那儿挖一阵子，我们就可以甩掉它了。”

他俩匆匆上路，想在浓浓的冰雾中隐藏自己，不让长爪熊发现。他们走呀走呀，终于来到了一条似乎有点熟悉的河床。暴风已把一边河岸的雪吹光，但在弥漫的大雾中，他们辨不清这河通向哪里。河水已结冰，河岸是一些石块，皮托霍克的姐姐不得不推着他的背，帮他奋力跳在石头上。

“小心，不要在这里留下一点点痕迹，”皮托霍克喘着气说。“一块块石头地走，”他提醒姐姐，“我们是顺风走的，如果大灰熊看不见我们，又闻不出我们的脚印，我们就可能甩掉它。”

他们沿石头河岸一直走到大约中午，一路曲曲弯弯，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我希望现在离它够远的了，”皮托霍克气喘吁吁，“我再也走不动啦。”

他双膝落地，让死沉死沉的鹿滑下来，落在被风吹得干干净净的石头上，他靠着它，胸部急剧地起伏着，想调匀呼吸。尽管是寒气刺骨，乌皮克却不得不跪下来，抹去兄弟脸上霜白的汗珠。

“它走了。”乌皮克叹了一口气，高兴地把沉甸甸的猎枪放在雪上。雾仍很浓，她朝四周望了望：“我们现在该走哪条路？”



皮托霍克扭头后望，觉得冷汗在沿着自己的身子往下流。太阳连影子也没有。厚雾如墙，一切都给遮住了。

“我……也不知道，”他自认晦气，“当时我费尽心机，只想甩掉大灰熊，结果我们现在……迷路了！”

皮托霍克苦苦挣扎着跪起来向四周望，能看得见的只有灰色的冰雾，一团一团的，沿着结冰的河幽灵似地飘动着。

“啊，要是有人帮我们一下就好啦。”乌皮克自言自语说出了声。就像是应答她的祈求似的，一只雪白的猫头鹰低低地从雾中掠出，向她飞来。乌皮克看见猫头鹰转了一下头，仿佛是认准了方向，然后，它那金黄色的大眼睛盯住了她。突然，猫头鹰双翅猛拍，像有魔法似地就在那如烟的雾层边缘上翱翔。这似乎是给乌皮克打了信号。接着，它猛地转身向右飞去，划破冰冷的雾墙，留下一道黑色的尾迹。

乌皮克站起来，拼出全身力气，帮助弟弟把死鹿驮到背上。她一边站直身子，一边尽力把这沉甸甸的东西弄得好背一些。

“我们应该跟着它，”乌皮克说，“我想它知道路。”

冰冻死鹿的全部重量落在她弟弟那酸痛麻木的双肩上，他的回答是一声呻吟。“对，跟着这只猫头鹰。”他低声说。

一边走，乌皮克一边尽力地稳住皮托霍克。她只回过一次头，望了望他俩留在雪地上的弯弯曲曲的痕迹。她弟弟的力气是越来越弱了。他们已完全不知道走了多久，走了多远。乌皮克跟着猫头鹰穿过浓雾，心中怀疑他俩是否能最终到家。

还没走多远，乌皮克就听到了粗重的呼吸声。她转过身，马上吓

得尖叫起来。那头大灰熊正悄悄跟踪他们，它那硕大的脑袋晃动着，舌头伸得老长老长。离皮托霍克只有步把远啦，乌皮克看到这头长爪兽昂起了头，嗅着死鹿的肉香——那头死鹿在皮托霍克体温的炙热下已变软了一些。大灰熊伸着脖子，去舐死鹿冻冰了的鼻孔。

“怎么了？”皮托霍克问姐姐。接着，他转过身，也看到了大灰熊。他的声音卡在喉咙里了。“你得……试试向它开枪呀。”皮托霍克喘着粗气说，“我不行。我的胳膊太累了。背着这东西我全身都在发颤。让它靠近你，然后对准脑袋……开枪。”

乌皮克停下来，端起沉沉的猎枪，想瞄准，但枪身抖颤个不停。“我干不了，”她说，“我怕……我怕这最后一粒石头子弹会炸开。”她在哭泣。“丢掉死鹿吧，”乌皮克求她弟弟，“让大灰熊拿去。我们还可以活着走开。它一定会呆在这儿吃肉的。请丢掉死鹿。我担心大灰熊为了这堆肉会弄死你的。”

皮托霍克耸起双肩，奋力向前，仿佛没有听到姐姐的请求。现在乌皮克看得见他已手握短刀，她明白了：他决不会不经搏斗就放弃双方都志在必得的鹿肉。

她又听到大灰熊的喉咙里有愤怒的吼声，看到它伸出一只可怕的巨掌，沿着鹿的整条脊背耙下来。它的爪子被鹿角叉住了，带得皮托霍克失去了平衡，往旁边跌撞几步，摔得双膝着地。大灰熊逼近了些，皮托霍克怕得要命，绝望之中立起身来，继续向前走，他的双眼眯着，嘴巴紧张得都合不拢了。

大灰熊两唇裂开，露出巨大的牙齿，又紧紧逼上来。乌皮克再次端

起祖父的猎枪，寻找准星。大灰熊一定是听到了保险机的“咔嚓”声，它停止向前，转过头来，直瞪着枪杆，盯着乌皮克。就在这时，乌皮克看透了大灰熊的眼光，她意识到对这头熊无法计较其好坏。它跟他弟弟俩一样，也是个猎人，渴望喂饱自己，好在这孤寂的、大雪覆盖的荒野里生存下去。她压低枪杆——她不忍心去杀这头灰熊。

正在这时，皮托霍克嘶声低叫：“我又看到那猫头鹰了！它正在我家的空窖上坐着哩。这可能吗？”他抽抽嗒嗒哭起来：“我们……快到家了？”

大灰熊又转到皮托霍克身后来了，它直起身子，恼怒地伸出前爪去抓肥实的鹿肉。这重重的一击使皮托霍克感到天旋地转，踉跄几步，跪了下去。他努力想站起来，却软倒在雪地上。

“我走不动了，”他说，“我完啦。”他的短刀已丢弃了。他两眼含泪，但牙齿却因愤怒而咬得铁紧。他把死鹿抓得更紧了。

“放手！”乌皮克求弟弟说，“让它把肉拿走。”

“不，”皮托霍克说，“如果我把这头鹿输给大灰熊，两手空空回家，我们谁也活不成。我自己也一定会含羞而死。”

灰熊摇摇晃晃的大脑袋离皮托霍克的脸只有一两尺了，他躲开大灰熊咆哮时喷出的阵阵热气。

“快跑！”皮托霍克对姐姐低声说，“跑到露宿房里去逃命吧。”

乌皮克弯下腰，抓住弟弟的腋下，想扶他站起来，但他太虚弱了。于是，她转过身去，端端正正地站在弟弟与张开了血盆大口的大灰熊之间。

“不——别这样！”皮托霍克嘶声叫着。他弯身躬背，像个老头。

“把枪撑在鹿下面，帮我把它支起来，”他呻吟着，“不然，我……没法站起来。你快跑！”他求着姐姐，边说边大声哭泣，“没别的办法了，我没有一丝力气了。眼前发黑了，我就要……”

“你得跟我走，马上走！”乌皮克叫着，“我看得见我们家了，离我们不远。透过这雾，你看不见吗？”

大灰熊的爪子在雪地上耙着。乌皮克将左肩伸到死鹿下面，胳膊抱着弟弟的腰，拼出了全身力气。他俩从雪地上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朝家里走去。皮托霍克又跌了一下，单膝着地，他撑在那里大口喘气。

大灰熊咆哮一声，张开大口，把一只鹿腿和皮托霍克一只带手套的手含在碾槽般的嘴里。

“咳！呵咳！”乌皮克对着熊尖叫，“我们把鱼都分给你吃了，你敢伤害我弟弟！他是非把这鹿肉拿回家不可的，带给全家人，他们在挨饿哩……你不懂吗？”

大灰熊松开了皮托霍克的手和鹿腿，站在那儿，瞪着她。

“快！站起来，”乌皮克悄声说，“只有一点点路了。”

大灰熊一定也是见到了露宿房，它突然扑踏扑踏绕到他俩前面，拦住了皮托霍克。

“我警告过你的，不要伤害我弟弟。”乌皮克又尖叫起来。

“妈！妈！快来帮我们啦！”乌皮克高声大叫。长爪熊转头盯着她。这时，乌皮克的妈妈从露宿房门口冲了出来。她看到大灰熊山丘